

6月5日星期天-6日星期一

昨天刚送走新泽西的朋友，天就开始下雨。赶紧抓紧时间搭好帐篷钻进去。晚上被一阵阵敲打帐篷的急雨惊醒。迷迷糊糊想起古代诗词中梧桐树，三更雨，一叶叶，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的句子。

早上起来，趁雨初停，赶紧撤帐篷，在窝棚屋檐下的桌子上煮咖啡吃早饭，收拾停当冒雨上路。一路上还在想，现代人其实离自然已经很远了，住在城市里大楼里，隔音玻璃，自然界的大风大雨远离身边，很难像古人那样有切身感觉。古人住在木头小平房里，窗户外就是自然，有钱人用纱糊窗户，穷人则用纸糊，都不隔音。大雨打在大叶植物如梧桐芭蕉或荷叶上，那声音与我们在大楼里隔着玻璃窗看着雨点打在街上发出的声响，在我们心里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。留得残荷听雨声这样的诗真只有古人才能感受得出来。曾去过长江三峡两次。第一次是1978年，那时葛洲坝还没有合龙，西陵峡险滩都还在，江水像楼梯一级一级地湍急奔腾，我们乘坐的小客轮在加足马力往上冲，船身的震动十分明显。再次去三峡是1985年，虽然三峡大坝还没开建，但葛洲坝已经让西陵峡的大部分险滩消失，而大轮船悠游自如地上行，我却恍然若有失。我在欣赏三峡自然风光，感觉上却又隔了一层。

古代人坐传统木船上下三峡，惊涛骇浪可以直接打到脸上，那种在自然威力面前的恐惧感，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感受到。宋代诗人黄庭坚晚年被流放西南，到三峡后遇赦回来，写了一首诗：投荒万死鬓毛斑，生出瞿塘滟滪关，未到江南先一笑，岳阳楼上对君山。那种侥幸逃出生天的喜悦溢于言表。李白年轻时可以豪放地说轻舟已过万重山，但晚年获罪流放夜郎，面对三峡却写道：平生不下泪，于此泣无穷。

一路胡思乱想消磨时间，走到下午3点，天越来越黑，最后竟然黑到连路都看不清，只能隐约寻着一条白色的痕迹往前走。然后，狂风暴雨开始了。这是走AT3个月来所遭遇的最大的一场雨。天气预报原来说可能有冰雹，虽然雹子最后没有形成，但巨大密集的雨点打到脸上还是有点疼。这时没有什么选择，也没处躲雨，只能踏着四处流淌的水继续往前走。

快5点，终于走到一个窝棚。我第一个到。如果再往前走4.5英里，可以到一个客店。想想可以在屋子里休息，有床睡，还可以洗澡。。。不禁心动。不过电话打去，房钱要100大洋，可以充电洗澡，但不能洗衣服。这么点服务这么贵，觉得不值当，于是赶紧就地在窝棚住下，擦干已经有点发抖的身子换衣服，喝热汤进睡袋。这时的窝棚真比什么星级宾馆皇家宫殿都豪华。

天黑之前，一个一个的徒步者狼狈赶来，小小窝棚竟然收容了8个浑身湿透的人儿。好在6日大晴天，也幸亏是晴天，这一天要走过许多石头山，雨天的石头特别滑，而在石海中没有现成的路，只能在石头上寻找落脚点，跳来跳去。如果是昨天走这段路，会危险许多。

上午路过昨天打电话问询的那家客店。他们今天歇业休息，但允许徒步者免费使用插座充电，还可以免费在后院草坪上扎营。我趁机支起湿漉漉的帐篷，找个地方把3双湿透的袜子和衣服裤子通通晾起来，并给已经没电的手机和充电宝充点电。

下午7点到了一个窝棚。奇怪大家都在空地扎营，不愿进窝棚休息。这几个山头毛毛虫

成灾，经常满树都是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小生物。走在树林里，毛毛虫的屎和它们咬断的树叶残渣像下雨一样往下掉。

那个窝棚很老旧破败，里面黑幽幽的让人感觉不好。所以我开始也和其他几个人一样在林间空地扎营，但是毛毛虫满地乱爬，一会儿帐篷上就好几条，令人头痛。

突然想起，既然窝棚里没人住，何不去窝棚里面扎营，以避开毛毛虫呢！于是打着头灯进窝棚安营扎寨。刚刚弄好一切，突然发现屋顶墙角趴着一只硕大的蜘蛛！当头灯照在它身上时，蜘蛛的眼睛竟然反射着阴森森的绿光。太恐怖了！难怪那些人不愿进窝棚休息。

拿着登山杖犹豫一会要不要去打。万一打不中，掉在身上咬一口可不是好玩的。就算打死了这只，谁知道它有多少同伙？万一来复仇呢？想想没敢动手。这时再换地方也晚了，天在渐渐黑。咬咬牙小心点过了这一晚吧，好在我可以躲在帐篷里。迅速洗漱方便完毕就赶紧进帐篷。把拉链关好，谨守门户。

天热了，这样的事以后大概会成为AT路上的新常态吧？



